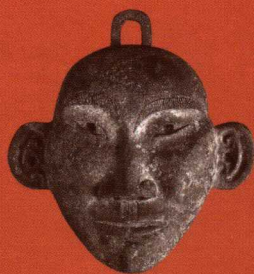


张光直作品系列

Kwang-chih  
Chang



# 番薯人的故事

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张光直作品系列

# 番薯人的故事

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张光直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 (美) 张光直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280-4

I. ①番… II. ①张… III. ①张光直 (1931 ~ 2001)  
—回忆录 IV. ① K837.1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4816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3.375

字 数 60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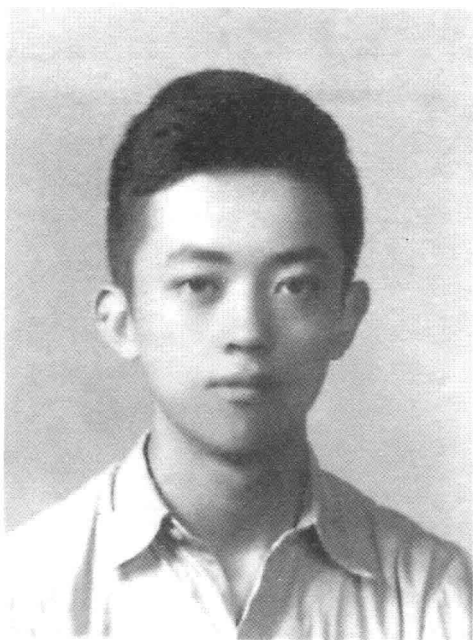
定 价 4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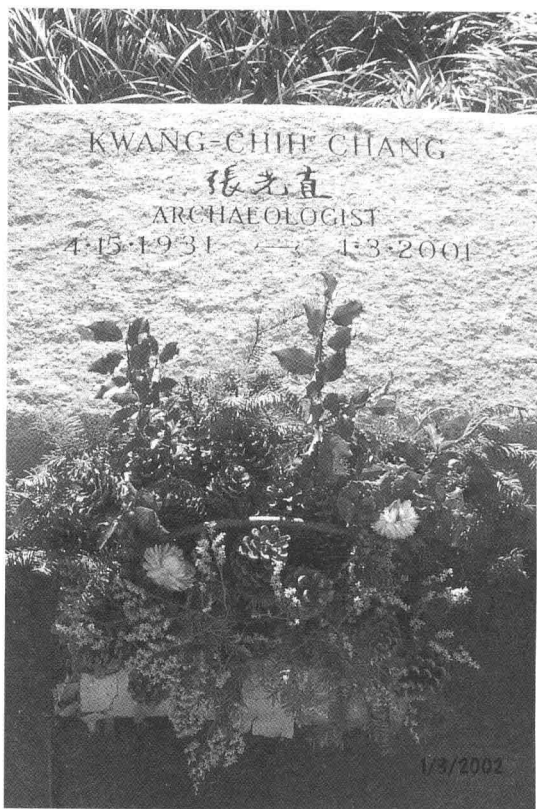
在台北板桥林家花园，1997年



张我军接母亲来北京奉养，1932年



就读建国中学，1948年



张光直之墓，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Mt. Auburn公墓

## 前 言

拉丁语 *Ipomea batatas*，英语 *sweet potato*，汉语“番薯”，是一种块茎类的植物，植物学家都说它起源自南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把它带到全世界去。它到明代末年才传到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把它传到了中国。这种作物非常适合中国山区干地，所以在中国长得十分茂盛。

拉丁语 *colocasia esculenta*，英语 *taro*，汉语“青芋”或“芋仔”，也是一种块茎类作物，植物学家说它起源于东南亚，包括中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它的年代与东南亚的栽培植物（例如稻米）一样地早，大约一万年以前。

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打了一个大海仗，输得一败涂地，被迫将台湾岛给予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是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薯人”。我父亲就是一个“番薯人”，他在1924年从台湾到北京念大学；本来念的是中国大学，后来承吴承仕先生介绍，转到北京师大，在那里碰到我母亲。我母亲是湖北黄陂人，那年只有18岁。我父亲23岁，两人相恋，母亲家里不同意，两人便私奔台湾。在台湾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婚礼。证婚人林献堂先生，介绍人洪楫、王敏川二位先生，地点是在台北江山楼。从1926年到



1941年，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光正、光直、光诚、光朴。

我们四个兄弟都生在北京，我们都是说标准的京片子，但是因为我们祖母不会说北京话，而且我家常常是台湾人在北京歇脚的地方，有很多台湾人来往，所以我们兄弟也会说台湾话，不过都程度不一地有点北京腔。我们从小学就不喜欢日本人，虽然学了六年日文，但是日文只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写。我们自己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台湾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

现在的台湾人也自称为“番薯人”，但是有一个新名词加入了族群语汇，那就是“芋仔”，指1945年以后来的外省人。胡台丽说“芋仔”这个词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来了六十万大军之后开始出现的<sup>[1]</sup>。这些阿兵哥再加上之前来的外省人，被台湾人称为芋仔，或老芋仔。芋仔和番薯人现在被人为地界定为两个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说台语，不与台湾认同，也痛恨日本人；番薯人说台语，本土性强，对日本人有亲切感。

我们一家人用新的语汇就无法分类。事实上，三十年代台湾人，都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出番薯人和芋仔。在北京的台湾人，除了我们一家以外，且举几个例子：徐木生、张深切、黄烈火、柯政和、江文也、林焕文（林海音的父亲）、连震东、苏芎雨、赵炼、苏新、苏子蘅、谢文达、蓝荫鼎、郭柏川、杨开华（杨英风的父亲），这些人可以说是以中国人自认的。但是今天认同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地被叫做番薯人。但是别的称呼呢？我们无法知道。

我弄不明白的是：青芋在台湾已经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

---

[1] 胡台丽：《芋仔与番薯——台湾“荣民”的族群关系与认同》，《民族学研究所集刊》69。

当代的政论家却用它来象征来到台湾只有半个世纪的大陆人。而番薯这个植物在台湾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但却用它来象征台湾本土人。也许是因为我们台湾汉人的祖先抵达台湾的时间和番薯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同时，反而芋仔到达台湾的时间已经不能在人的记忆中回想得到。芋、番薯，都是象征性的言语，而象征是流动的。老芋仔本来指来台军人而言，现在芋仔又包括非军人。第二三代更没有一定的规矩来说了。妈妈也许是云林人，爹爹是上海人，自己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也许会说点闽南语，也许会几句家话，也许只会台湾国语。这种人，有时被父亲强迫说是上海人，有时随自己的意思说是台湾人，多数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我知道我是哪里人。在三四十年代，只听见人说番薯人，与其相对的就是日本人、四脚（Sika）。将其包围的观念是唐山人或阿山。我和父亲都是唐山人或番薯人，这都是特殊的唐山人。40年代以后，族群的观念有连续的改变，但是，那是在这本书的故事发生以后的事了。

# 目 录

前 言 .....	1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	1
北京的生活 .....	8
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 .....	13
回 台 .....	19
40 年代的板桥 .....	22
建国中学 .....	25
二·二八事件 .....	28
建国中学(又一章) .....	33
四六事件 .....	39
监狱生活 .....	47
回到情报处 .....	53
内 湖 .....	60
回 家 .....	64
后 记 .....	67

附录一	老兵的佛像 .....	69
附录二	伐 檀 .....	73
附录三	小人物的速写 .....	76

##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1902年，父亲诞生在板桥——台湾北部的一个小镇，原名张清荣。我的祖父张再兴（一说张再昌），是个小包商，专做小桥等小型建筑工程。祖母姓陈，是板桥港仔嘴人。父亲从小住在板桥，板桥公学校（即现在的板桥国小）毕业，对他



板桥镇上的少年张清荣，  
约于1915年



台北板桥国小校园内  
张我军塑像落成（1997年）

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板桥国小的林木土。板桥国小现在的校歌，说是父亲写的词；最近板桥国小要找一个校友作个纪念石像，他们就作了一个张我军的头像。板桥公学校毕业以后，父亲到厦门一个日本银行做事，在厦门改名字叫张我军。

父亲没有兄弟，有几个妹妹都给人了（生了女儿，自己不要，送给别人，是台湾早年的恶习），只有一个妹妹叫张淑燕还有联络，嫁给曾健成，有两个儿子。我的祖父有一个妹妹，嫁给土城姓何的，有五个儿子；祖父的五个堂兄弟，最大的叫张黑硬，是个农夫；老二张松，在板桥作代书，有四个儿子，还有一个从良的小老婆，叫凤子，生子名光华；老三叫张坤元，在林本源家管过账；老四叫张望洋，也在林本源家里做过管家。我祖父、祖母和父亲过世之后，骨灰都埋在属于张松产权所有的土地上。

1955年，父亲以52岁的英年去世。他是可以多活很多年的；但是他好喝酒，说真话，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他喝到桌子底下去的。长年的喝酒伤害了他的肝脏，50岁时又在台中街上吃了不洁的食物，染了甲种肝炎。这些多方而集中的攻

THE TAIWAN MINPAO  
報民灣臺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第 1111 號

本期題目

張我軍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  
嚴厲抨擊台灣舊文學

臺北推廣夜校學務委員會紀法

本報記者採訪

第

THE TAIWAN MINPAO  
報民灣臺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第 1111 號

本期題目  
張我軍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  
嚴厲抨擊台灣舊文學

臺北推廣夜校學務委員會紀法  
本報記者採訪

第

张我军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  
严厉抨击台湾旧文学 《台湾民报》  
1924年2卷24号)

击，终于打倒了这个原本是一个农家小伙子的健康身体。

母亲原名罗文淑，她的身世比起父亲来是要苦些。外祖父是四兄弟中的大哥，生了一女一子。女儿是这一代里的大姐，就是我的母亲。儿子自小有精神病，20岁时娶了一门亲事，想用冲喜来治他的病。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病是一点没好。三四年后，舅舅就因为老肺结核去世了。舅母只有20岁左右，只好带着小女儿和外祖母同住，守寡；解放后，据说舅母嫁了一个打鼓儿的。到了70年代我们重现于北京时，外祖母、舅母、表妹三代都已不在。外祖父的二弟是个军人，一直跟着张继。只有一个独子，叫文浩。承继父业，上了黄埔军校第八期，在蒋介石手底下做到中将，一度还做过“实践学社”的社长。可是他和蒋经国不合，所以老蒋死了，文浩的军事事业前途也就无望了。



张我军、罗心乡二人于1925年在台北结婚后，摄于板桥林家花园



西单手帕胡同丙25号（现为75号）



母亲的三叔是个衙门的刀笔吏，有一个儿子作海军军官。母亲的四叔，也就是外祖父的小弟，在官场作一个中级的官吏。他的大儿子文绍，一想到他就想到巴金的小说《家》里面的大哥觉新，为了家而牺牲自己的爱情。文绍的弟弟文中也是军人；但他既非黄埔，也不是海军。他就是寻常的小兵，从二等往上爬，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大概爬到了中尉。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是不好做的。外祖母守寡，舅母也守寡。外祖母是个做人的榜样，“长嫂如母”，俗语如此说。但是在罗家（和其他类似的家，我猜），“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恐怕更是实情。外祖母住在北京湖北会馆，生活上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张我军走入他们的生活，今天客观地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好消息。父亲第一次到北京，才22岁。



40年代父母亲摄于北京手帕胡同故居大门门口